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抗战文艺

⑤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抗战文艺

⑤

湘潭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十卷 第一期

吕龙山之死	荷子	五
爬过死亡的边缘	伍禾	二五
荀子的批判	郭沫若	三〇
古典传统与苏联长篇小说(上)	吉尔波丁作 蒋路译	四六
平凡的故事	凡翹	五二
谈排队静候之类	茅盾	五八
大智若愚	老舍	五九
穷与无穷	连柱	五九
谈『深广』	吕荧	六〇
『蒙』	维山	六〇
跑码头和捧神牌	画室	六一
我们的话	叶圣陶	六三
罗八堂之死	葛琴	六四
『窄门』	靳以	七一
打娄子	吴伯箫	七四
忆鲁彦	傅彬然	七八

在我国各地交叉的道路上(三首) 彭燕郊 八〇

已经不是初次了 以滔 八二

给母亲 徐歌 八四

关于▶托尔斯太的论文 亨利·洛维奇作 子涛译 八五

贾克伦敦年谱简编 冷火 八七

第十卷 第二、三期合刊

为纪念文艺节公启 九二

为宣布结束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公启 九三

悼念罗曼·罗兰 九五

永恒的纪念与景仰 茅盾 九六

大勇者的精神 萧军 九九

罗曼罗兰(法)阿拉贡作 焦菊隐译 一〇二

从人道主义到反法西斯 焦菊隐 一〇四

敬悼罗曼罗兰 孙源 一〇五

罗曼罗兰年谱简编 冷火 一〇七

秧歌论 黄芝冈 一一〇

古典传统与苏联长篇小说(下) 吉尔波丁作 蒋路译 一一三

论平庸 何古莱 一二〇

在莲河上 冰峰 一二五

红马驹 牧野 一四三

春荒 周而复 一五二

中元夜 墨只 一五八

烛火 方既 一六三

碧河上 徐邨 一六八

一个黑海的传奇 「梭罗佛育夫作 荃麟译」 一七二

回到大的气派 朱自清译 一七四

战时的苏联知识份子 海观译 一七七

文艺与民主 曼谷 一八一

土地底儿女 黎明 一八二

病榻谈艺(二) 卢鸿基 一八三

对于文坛的又一风气的看法 茅盾 一八九

是谁,是为什么..... 方青 一九一

一点绿色 刘北汜 一九四

我有满腔的爱恋(八首) 绿蕾 一九七

雪地的花朵 陈黎草 一九九

第十卷 第六期

为庆祝胜利告国人书 二〇三

关于调查附逆文化人的决议 二〇五

慰问上海文艺界书 二〇五

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 二〇六

文协的过去与将来 老舍 二〇七

一切为了人民 沫若 二〇八

关于结算过去	胡风	二〇九
革新	叶圣陶	二一〇
胜利以后的感想	柳亚子	二一二
一点感想	巴金	二一三
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	卢明	二一四
墙	黄柳谷	二一六
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		二三五
写在第二届文艺节之前	沈起予	二三八
举起来笔	陈白尘	二三八
给大众以高度的热	曼谷	二三九
斗争,前进!	臧克家	二四〇
行动起来!	梅林	二四一
正视现实	碧野	二四一
要唱出民主的阳光	沙蕾	二四二
编后记		二四三

选刊第一辑

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		二四七
曹禺的道路(上)	吕荧	二五二
对于文坛的又一风气的看法	茅盾	二六二
我们的话	叶圣陶	二六四
闲话我的七个话剧	老舍	二六五

是谁，是什么……	方青	二六九
春荒 周而复		二七三
王老虎 亦五		二七九
古今中外 何容		三〇七
疯狂 梅林		三〇八
第三班 易巩		三二一
灯下杂记 林辰		三二五
一个小兵底来历 以群		三二六
曹禺的道路(下) 吕荧		三三一

抗戰文藝



1

See

抗戰文藝

第十卷第一期
總第六十八號

識時務的山嘉 (漫畫)

余所亞二

呂龍山之死 (小說)

荷子三

爬過死亡的邊緣 (報告)

伍禾三

荀子的批判

郭沫若元

古典傳統與蘇聯長篇小說 (上)

吉爾波丁
路輝

平凡的故事 (小說)

凡翹邑

雜

我們的話

文龍司

談排隊靜候之類

茅丘雲

大智若愚

老合吾

窮與無窮

是杜吾

談「深廣」

白曉天

「蒙」

維山天

跑碼頭和捧神牌

畫室瓦

羅八堂之死 (小說)

葛琴三

「窄門」 (散文)

靳以充

抗戰文藝

第十卷第一期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出版

編輯兼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總會
會址：重慶張家花園六五號

總發行所：作家書局
重慶：民國一路特

分發行所：聯營書店
重慶：林森路四四四號
成都：同仁堂街孝友大藥房
西安：大東書局代售
沙坪壩：時興書局代售

本期定價一百二十元

章 八 約 稿

一 本刊歡迎來稿，必須與抗建有關。
二 來稿者請寫清楚，以減少排字及校對上之障礙。如能按照格式，校對更適合於編輯者計算。
三 譯文請附原本，或註明原文所刊之書名或雜誌。
四 編輯者對於來稿有刪改權。如作者不願時務請在文末註明。
五 除附足郵票並詳註通訊地址者外，來稿概不退還。
六 刊出後照「文協」規定稿費致酬。
七 如作者不願受酬，亦請註明，以便將此項稿費捐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八 來稿請寄作家書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出版部。



康時義河山幕

所亞作

油紙繪。康時義河山幕近例如？

山一書：我取為——大戰鬥戰鬥的，……放點「戀愛」進去吧！

時下是「戀愛文學」的時代。

呂龍山之死

荷子

自從那天他喝醉了酒，非常暴燥地抽打過那個逃兵嚴妃二之後，楚長因爲中山室那三十塊錢的教育費曾經被他甩過（註一），雖然早就合懷在心，可是，他並未嘗不知道那傢伙的來頭大，奈何他不得不現在趁這個千載良機，趕緊把這事情向上頭呈報上去；團長接到這公事，不假思索，轉呈給師長，當然啦，師長爲着尊重「軍頭」底意見，只得又麻煩他底書記老弟一次了。

「公事」用三個「十」字的速率，飛快地由遲步哨的哨兵一站一站的遞上去，又一站一站的遞下來。

由軍部批下來的公事是這麼的寫着：

查該員性情暴燥，實不克負管教之重任。本應撤職，姑念前助之着即調回本部服務，遺缺暫由該連中尉排長陳其光代理，毋得延誤。

此令

軍長×××（印）

軍長所講的話是不錯的，從那書記老爺底文牘裏的所謂「前助」，明白點說就是「作戰得力」，真的，談起作戰，他是頂有經驗，而並也頂有把握的。一九三九年十月，當第一次粵北大戰打到一七個一皮（註二）的時候，軍部有一次會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就全靠他那一連人「頂了兩輪火」，把那個垂危的局勢挽回過來。以後，他像對大家談起軍長的時候，總是誇大他那幾長年繙滿了血絲的金魚一樣的眼睛，用醇酒佬特有沙嗓子說：

「那一次如果不是我呂龍山頂了兩輪火，軍部恐怕早就給日本佬一個「兜篤將軍」，連「老虎頭」都捧了去呢！」

當然，他也有他底缺點，那個白紙上頭的「黑佬」，就是他底死對頭；十多斤重一支七九，三十多斤一支的白郎寧輕機，他有事把它們弄得頭頭順順，惡聲惡氣，要倒就倒；可是，一碰到那不過幾兩重的東西，他就馬上萌生起來，好像有千萬斤的鐵塔，壓住他底肩膀，使他動彈不得，而渾身大汗了。

所以他非常的尊敬那些拿銀棒子來混飯吃的人，比如那個剛入伍的從二等列兵馬上被賞臉而擢升爲上士文辭的臉皮青白的吳亭仔，雖然他很快就把部隊裏傳統的壞習慣無微不至的學會了，但連長却從來沒有一炒蝦拆蟹的（註三）罵過他，有些時只是半嘆息、半教訓地向他告誡着，恰如老寶（父親）教仔（兒子）一樣——雖然他對於別人是從來不肯放鬆的。

「喂，司爺，出來撈世界都要識得個「衰」字是怎樣寫至好哇！一個人頂够還是能够同黑佬有緣了，唔係「車大砲」囉，如果我呂龍山等識得黑的，一早我就當了師長了！現在重要圖呢，是骨頭，聯人家的眉頭眼額哇——」

一提到自己底身世，呂連長就不能不滿肚牢騷，那個曾以爲常的下四府（註四）人底特有的「哇」字尾音就拖得更長，如像不勝感

（註一）用語是丟臉或出醜的意思。

（註二）七個皮，即七八箱，不亦樂乎的意思。

（註三）罵語，即粗話的意思。

（註四）廣東的欽、雷、廉、瓊四縣俗稱下四府。

那一天，連長剛吃了兩碗酒，有點酒意。這幾天來，他底情緒就不大好；照例，情緒一不好的時候，他就拚命的灌，但是越灌得多，情緒就越更不好，剛在那個時候，營部底傳達來了。司爺把那公事很快地拆開看了一遍之後——還是照老例，除了作戰時有什麼機密的文件，他得在呂連長身旁才能拆閱之外；其他，他都習慣地來一個先緩為快的，這一次也不能例外——可是，和往常有些異樣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出那由於營養不良而白裏透青的上士文書底臉色，突然泛起了一種病態的紅暈，那一半是對連長不幸的同情，多半却是對自己前途悲觀的意識，像電光石火似地在腦筋裏一閃——悲哀立刻變為憤恨了。

「報告連長，」他抑制地說着，跟着就滑出了一句千分無禮貌的助語詞：「丟家賊——連長要升官了呀——」

「什麼？」因為喝了點酒，連長底舌頭有點轉不過來，同時腦子也不大清楚他底客家人學講白話的口音。

「軍長要升連長的官呢！」他重複地說一句。

「什麼？——」那個仍然聽不懂，悻悻地要罵了：「你這個契弟，難道鬼咬你的舌頭嗎？有什麼事情清清楚楚的講出來哇！」

由於一時的衝動，現在，文書老爺就覺得有點後悔了，這并不是芝蘭結豆的事情，怎麼能够在他喝醉了酒的時候吐出來呢？連長酒後的脾氣，司爺是知道得比他一個月領多少餉銀還要清楚的；可是現在已經騎上了虎背呢！

「丟家賊！幾大膽大膽！」他想。

於是，他就咬硬頭皮把軍長底命令一字一字的吃吃地唸出來；但一邊唸，一邊也用眼角向連長那邊瞥着，心裏必必卜卜的跳着，等待着那事變的來臨。

但是，出乎他底意料之外的，連長並沒有發脾氣；相反地，他底態度，水一樣平靜，若無其事地睜大那雙細滿血絲的眼睛，凸出的紅眼瞼跳着，之後，苦笑了一下，把桌子上的剩餘的酒，慢慢地舉起，好像要對誰碰杯似的大大地一口喝下去。

「好，賀起佢！」他高興地叫，拿手掌抹一抹從嘴角漏下來的酒滴，跟着說：「有乜問題？撤差當升官哇——」

於是，他拍着桌子喊着：

「勤務兵！拿酒來——」

但司爺連忙勸止着：

「報告連長，」他囁嚅地說：「不要喝……你喝得太多了！」

「不用害怕，老爺！」連長撫慰地擺一擺手，一頓打斷道：「你也應該同我飲杯，同我慶祝一下，我們的同事關係就係咁大啦！這份差事，老實講，我從來就不願意撈的……好吧，丟那媽！老虎頭咬我脾氣壞……你看哪，我偏要在他的面前「壞」一下子給他看！來！老爺，我們來飲兩杯！」

勤務兵拿酒來了。他滿滿地倒了一大碗給司爺——自然是推讓着的——他再給自己斟了一大碗。突然，他望着桌子上那還剩了幾條像禾稈一樣硬而冷的青菜的碟子，問：

「喂，去廚房挑兩碟菜級出來！」

「報告連長，」勤務兵怯怯地答：「廚房沒有菜啦……」

「我叫你去挑垃圾，不是叫你去炒茶！」他像孩子般的天真地笑着，說：「那麼，你就去買點咸脆花生來哇！」

挑了兩條青菜，又喝一口酒之後，他底嘴嚙就像開了的水龍頭一樣地嘩嘩地發出諸論來了：

「老實講句哇，司爺！我底脾氣你唔係唔知道的。」他又開五指，拿起酒碗來在面前拍了一下，繼續着：「懶得廢怕，怕得話，丟那媽！你估我真係願意要這隻連長（註）嗎？……唉，來貴象連長……」（註）連長是廣東部隊對連長這種職位的人的一種并不含敬意的稱呼。

我呂龍山。唉……現在當連長都當得過嗎？逃兵嘛？暗服裝費就賠到你眼核都光啦……這個月，我呂龍山要回家賣老菜來贖身了！要那媽！當差？現在已經風水局，老弟——」

他又倒滿了一碗酒，用一種很巧妙的手勢，駢着食指和中指，然後把大拇指與無名指用一個相反的方向扭着轉，就這樣輕輕的把酒碗抬起來，狠狠地啜一口——大概由於過度的悲憤吧，他底厚而濕潤的嘴唇，好像並沒有碰到酒碗的邊緣，而却是一種很起勁的內功力，把酒盞空啜起來的樣子，所以兩酒的時候，就起了一個很尖銳而滑銳的裂帛聲。

「噯，連長的為人，我們……」

司爺正很難得精的想用在子來安或者表白一下自己的意思，可是，那連長好像說得口滑了，他也不等他說完，立刻就打斷道：

「連長難當啊！現在一百塊錢一個月的辦公費，你同我別別算盆盆……一個月的燈油火蠟就够你算了，酒杯底飲得人醉嗎？……你想吃空額今天團部來點驗；明天師部來點放；問你頭上有幾多個頭？空額當然啦，空額自然仍舊有人吃的，但是我呂龍山一來沒有這種本領，二來出不了這條心……」

這回不喝酒了，好像有什麼東西扼着他底思路似的。他拿手肘撐在檯面上支住下巴，微微地仰起頭，那雙像燒紅了的鐵彈子的太陽眼，睜得更紅更大地凸出，凜然地一瞬也不瞬的向那古老的雄渾的磚壁底睜視着——他們現在是住在一個荒廢了的砲樓裏，這座堅固的高大的用紅毛泥石屎築成的建築物，是從前鄉下那些財主們用來防禦盜賊的，但後來不知是家道中落呢，還是天下已經太平？丟荒了。於是鄉下人便拿來作爲堆乾草和養馬的場所。這座頗有點雄偉而倔傲的城堡，雖然經過了長期間的風雨的剝蝕，歲月的侵凌，但多少還保留一點當年的英雄氣概，而現在，那些堅硬的磚石，粗糙的木材，尤其是那眼睜睜的鎗眼，龜裂上更好像顯露着昔日的凜然不可犯的威風，而對於呂連長今天的遭遇也起着無限的「蒼涼莫問根由」的同病相憐之感似的。

然而在外面那個粗而而闊大的灰沙地塘裏，却又展開了一個異樣的場景。

……十月的太陽是士兵們的大火盆；那些沒有派公差、勤務的，都脫棉衣的脫棉衣，鋪草毯的鋪草毯，在大火盆底暖烘烘下，正在計劃的作戰略的進攻，企圖把他們底第一死敵——八爪魚——「聚而殲之」或者「各個擊破」的。

成妃二——那個潮州嘴（註一），雖然給連長用担竿打過十五屁股，坐過兩天寒閉室，現在他又鬼靈精似的跟大家一樣脫了棉衣，露在臂角裏來叮嚀虱子；兩個肩胛骨像山崗仔似的高高聳起，雖然給棉衣掩掩眼瞼的遮了一部分，但人們仍然可以看見那乾癟的肚皮像花蛤蟆一樣的生活了癩瘡——現在，他正在誇耀他底戰績似的叫着：「一個，兩個，三個……哈，哈，哈……王勝才，」他高興地叫道：「你歸他們成縱隊行進呢！喂，你睇，他們操得比我們還要好呵！——呖，呖……咪走！你也想……」

「好高興呀，成妃二？」那個叫王勝才的正沒好氣，他不耐煩地插入道：「風濕癱瘓人養瘦呀——契弟！」

「風濕癱瘓肥幾隻，重做也對男人大丈夫呀，成妃二，呵？」那個最肯熱化（捉弄）人的歐妃性說。

「有錯啦，」成妃二不管你熱化不熱化，他同意了。「一個，兩個，三個……呵，你也想當逃兵嗎？」說着，他兩個大拇指打對面碰，跟着就響着很爽脆的「迫」的一個爆裂聲。

「喂，」唔是起逃兵，我差的都唔見得問你，成妃二，「歐妃性又想拿他來尋開心了。「喂，你們屎屎（屁股）重痛唔痛？」

「咪，咪講笑話——老哥！」

「唔也，重度忍性力哩，如果我，十棍就包你標屎啦——」（註一）潮州人叫「人」字做「呢」字音的。

「今天好像吃了火藥似的。」

忽然，第二排那個高大佬從對面一堆人裏面轉腰拔着棉袍急忙地走過來：

「喂，喂，你們知道嗎？連長要升官呢！」

「升什麼官，真的？」

「真的？」歐妃性吞了一口滑口水，問：「那麼我們至少都多謝兩地跑豬狗！」

「丟那媽，食勒，食我的卵毛啦！」那人無端白事的生氣，罵着：「你想食對買筒黑人才膏刷乾淨你的屎先啦——歐妃性！」

「咁樣（那末），你就咪整你碗（四鬚鬚）（別賣關子）啦……」

「老子唔喜歡呢手（這一套）嘅！」那個是從來不願意同人家鬥嘴的。

「愛聽就聽，我唔係好似報告官長咁專門報告給你聽的。」

「請講，唉，你們聽什麼呢？」有人作和事老了。

「連長握綽差呵！」那人訕訕的說。

「什麼？」差不多是同時的，大家都頭轉頭的聚成一個圓形，有的連帽檐都不及穿了，好像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趕忙問：「錯差——真的？」

「怎麼不真？」那人爲要使自己的話有所證明，便從衣袋裏摸出因難機擲出，發轉路來，斜斜地向後頂一指：「司需現在還在對面講哩！」

大家順着手指往那邊一望，果然見到他也同戰地裏着一堆人，而司需也彷彿在人叢裏熱熱地在指手劃腳——這一下子，大家的心就馬上覺得放鬆起來，而且像冰塊般的凝固了。

「究竟爲什麼事呀？」有人摸不着頭腦地問了。

「還不是爲你，歐妃性！」王勝才又俏俏發揮了：「爲你那個屎！」

「又一個跑過來了，快來快來！」

「三報三鏡六：「好像人家在什麼地方開罪了他似的，連歐妃性也冷冷地叫了。」

這道，大家就冷冷地散開了。唉聲地搖着頭，嘆息着；有些人也狠狠地罵着媽，極力找尋着虱子來出氣……於是，連長「升官」的消息，就恰如星火燎原似的猛烈地從一班到一班，班到一班的傳開去，二百多個士兵的心頭，都感覺到焦灼一般的痛苦。

「這是一個風風火火的長官呵！沒有拖欠過我們半個錢，禮拜錢，你看第三連已經三個禮拜有得發了——唉……」

「人家都未有新棉袍，我們都等着先啦！」

「這是連長去替部爭回來的呢！」

「總之咯，這樣的好官長，你就是日頭打響鑼，晚上點着燈籠都搵唔到（找不到）啦……」

「那上頭爲什麼又要把他撤職呢？」

「你慌唔係（怕不是）有人在上頭煮飯嘅米（中傷他）咩——還用問的。」

「當然啦，聽說那次老想想扒（指）中山堂三十塊錢的大路（油），他曾經同他頂過一次頸呢！」

「唉，這年頭真是好人難做咯——」

「丟那媽，撤差當官官啦！」

「……」

在許多士兵裏面，雖然是特種兵，可也作爲士兵之一的那客家人上士文書，對於連長之走，特別引起他底傷心，因爲他一走之後，戰

個連長一來，他這個「自在飯碗」就有變成「爛釘」的危險。一氣，到派番排的每天三操兩講，又要派公差這樣的情形，真是連骨頭都酸起來了……從人叢裏走出來，他無聊地走着，越想，感慨和牢騷也越多，他好像要尋人打架似的，咬著牙根，捏着拳頭向空中揮動着。蓦地裏不知道誰在喊一聲「中尉排長」，於是他像機一動，就舉一雙肩膀，恰如把千鈞重担卸了下來一般，輕鬆地走向「中尉排長」去。

「報告連長，」他半認真、半開玩笑似地說：「什麼時候請吃升官酒呀？」

「丟你個親弟！你都來搞化我！」那個又黑又瘦的代理連長陳其光拿拳頭來威脅着。

「唔係搞化，」驕真話，我係係拜神拜佛都望你來當我們的上司喇！」

「丟！你都未生埋腦筋（註二）：『這錢容易升官的嘅？這條甲萬（保險箱）鎖匙是同人換（拿）的，我現在好似銀行裏面的收數員咁，我每日的收入都有幾百萬銀——過手呀，』老哥——你聽清楚後面兩個字先喇！唔……」

（註二）未生埋腦筋，粵語是思想未定，容易受騙的意思。

四

呂連長決定第二天就走了，當天晚上他跟特務長和中尉排長等了半夜數，很迅速地就把所有的錢糧賬目一絲一毫的交代清楚——這是他素來誇口而又能做到的一件事。

那晚上，他無論如何都睡不着。帶着有點空虛而又寧靜的感覺，他漸漸來回的踱着；天氣很冷，而日頭着風，但他却仍毫無所感似的踱着；慢慢地就踱到士兵們寢室裏去。

熄燈就已經次過了大半夜，士兵們大概也睡去病過第二次的夜尿了，所以擺在寢室門口的幾個尿桶正滿滿的在孜孜的冒着泡沫，在黑暗的夜晚裏，隱約地可以看見泡沫在盪漾着迸發着發着白光，和着刺過來的陣陣難聞的臭氣……

躲在門角落裏的瑟縮着的衛兵勉強打起精神來給他敬了一個禮；望內，藉着那昏暗而又搖曳着的燈火一移的聲燈，一種斷熱而又陌生，親近而又隔閡的風景，立刻就湧現在眼前：在那單薄的質料粗織甚至有點破爛的軍毯底下，士兵們兩個兩個的打着瞌睡，連衣服也不脫

像一雙親愛的夫妻似的互相擁抱着來取暖，四邊的黑暗裏升起來的一陣陣潮熱人的呼吸聲和鼻鼾聲……有某種痛苦的思想，殘酷地折磨着他底靈魂，呂連長一個床位挨一個床位的慢慢的移動着，他盡力地知道那一張軍毯蓋着的是誰才，那一張是歐妃性？在平常的時候，裏是他發見了那個的棉衣褲脫下來了，他會給他蓋上；那個輪船起來睡得像針公一樣的，他會高興地打他一兩下屁股……而現在，什麼都提不起勁，一切都模糊起來了，好像有誰在他們中間築了一道高高的圍牆，把他們隔離開來。對於他們——那些多年來同生死，共患難的手足兄弟們，現在好像是可望而不可及，有誰能把他們拉得遠遠了。一陣陣說不出的悵涼，說不出的寂寞的感覺，熱熱的湧上心頭，十八年來的險死還生的戰鬥生涯，有如電閃劃破黑夜的長空，又在廣海裏揭開最初的一頁：——

在過去三十六個寒暑裏，我們底呂連長底人生旅程是相當險阻而又相當艱難的。自從十五歲的那一年，他在鄉下裏打死了一個賭徒，於是逃跑出來，跑到一向渴望已久的C大城去。那時候K省的政局正按着一個最激動、最猛烈而激蕩中，各方面都在加緊的招兵買馬，那個初入世途性急暴躁的小伙子，終於因為忍受不住生活的窘迫，便心憤願的在西濠口過海碼頭上拿到鴉片頭的五塊錢，刺光頭，大吃大喝一頓之後，換上一身老虎皮，照例地被捕仔頭用草繩縛着手腕，跟着其他的，聯串的開始淹沒在那最激蕩最洶湧的浪濤裏去了。

那個大波濤一天一天的迴盪滾動，一天一天的伸展開闊去，人們也像蝦仔似的在浮沉，而我們的主人公終於在一個頗為劇烈的戰役裏面，當勇猛地搶了一個身負重傷的營長——口氣背他三十五里路。於是這個暴躁而又英勇的青年伙子就開始跟着那負傷的營長踏上幸運之途。六年的時光，他由一等列兵選升到連副排長，而那位扶搖直上的長官，却始終沒有忘記他底救命恩人。當他直做到K省的主宰的時候，我們的主人公就以不貳的忠誠被垂青而擢升為衛隊長了。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這五六年的時光，正是K主的黃金時代，而我們底衛士長也底着變成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了。

「位高而危」這是頗不礙的道理，所以當一個人到了高貴顯赫的時候，就往往「岌岌乎危」起來，而要找其保護；K主當然也不能例外。那時候，呂龍山之於K主，正如現在布魯克納之於希特拉，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然而，他也曾的確有過兩次把K主底性命從九死一生裏檢了回來——先前所說的那一次還不算在內。

有一次，當K主從××軍校訓話回來的時候，那輛有着三分厚鋼板的款式雖然古老的遊彈車正從沙河拐着彎轉到東沙路去。

是冬日的淒冷的黃昏，東沙路上冷得怕人，那鼓風專橫的朔風已經把灰沙碎石的路面掃得乾乾淨淨，有時候，却又頑皮地在搖弄着從汽車後面，捲起來的圓圓的灰塵的尾巴……遊彈車以一分鐘三十五碼的速率在飛駛着……

呂龍山像一尊鐵鎗金剛直着腰板坐在司機底身旁，他那雙大眼睛，恰如車頭兩盞強光的射燈似的一瞬也不瞬的燭照着，從路旁疏落的行人以至由樹上掉下來的一兩張枯葉，都引起他底極度的關懷，從沒有逃脫過他底視線——汽車以一分鐘三十五碼的速率在飛駛着……

東沙路的盡頭有一座很闊大的土敏土橋，橋底下是一道湍急而湍急的河流，那時候，車子已經用一分鐘五十碼的驚人速率向橋駛去。

將要過橋了，那司機突然把轉盤向左一旋，車子便以一個三十五度的角度向橋旁箭一般的飛過去——這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動作，使全車子裏的生命都起了一個絕大的迴響，因為這樣的行駛方向；正如詩人們所說「站在生死的邊緣」，幾乎秒鐘之內，全體都會隨着那個可悲的運道真去。就在那個頂頂危險的關頭，坐在司機左邊的呂龍山突然以一個使人不可置信的閃電一般的動作，右手穩穩地向司機胸脯

一撞（因為接受不起那個意外的兇暴的打擊，司機底身子陡然向後拋起來，）差不多同時的，他底左腳用力向那「運力」一蹶，兩手瘋狂地把那車盤向左轉了二個差不多四百度的角，於是那輛汽車就像一頭

受傷的巨獸Collo的慘叫了一聲，跟着那兩個前輪就向左一歪，整個車身劇烈地跳動了。下之後，就停下來了。

大家在驚魂甫定之際，下車一看，實在不能不暗暗地捏一把汗。因為那裝甲車底右邊的膠輪，足足有三分之一已經碾出那土敏土橋底堤岸底邊緣之外去的——這事情之所以能够「挽狂瀾於未倒」，原因我們底主人公是一個駕駛汽車的好手；而經過這次經驗教訓，以後我們底K主凡是有重要的出巡，對於汽車的駕駛更離不了呂龍山了。

用生命換取了別人底安存，他得到了主底二百元的賞金。

還有一次，當他底主人到日縣檢閱一支新成立的隊伍的時候：訓話已經完畢；廣場上正像春天的田疇一樣整齊的有行列的排列着幾千成萬的穿得簇新的士兵……爲了表示對於部下底親切的關懷，那個最高的軍事領袖就在嚴密的保護下，提心吊胆的穿過那新練的田疇而在田廬上漫步了。

呂龍山像一頭兇悍而忠實的獵狗似的緊緊的跟隨着；他手裏拿着的那支快擊脫殼鎗，不但上了膛，而且扳起了「大鵝頭」，只要他食指在鎗機裏微微地動一動，就準備會有些人宣佈他們「唔食廣東米」的了。緊緊地跟隨着，他那雙又大又圓的眼睛圓圓地鼓着，恰如兩挺爆發火的一分鐘能放射三千發子彈的哈拉開斯重機；它們掃射着……廣場像墓地般的地沉寂，沉寂得連蒼蠅也不敢飛動……當那個檢閱官快要跑完這偉大的行列的時候，突然，從綠色的人叢裏跳出一個手裏拿着「金瓜雷鎗」的傢伙來，從那人底臉色和動作已經清楚地告訴人家他想要做什麼了。（那時候，所用的鎗是一種舊式的手榴彈。就是那種有一條長長的木柄的，那木柄和彈身的接處處有一個彈簧，倘要使用，就先要把保險鎖抽開，扳起彈簧，用大姆指把它壓實，只要你把它拋出去，彈簧一碰信管，馬上就會連着兩都炸開的，）而當時情況的嚴重，真是叫人連汗毛都豎起來的，因為，即使你非常敏捷地拿左輪或脫殼一鎗把他打死，他底手榴彈也會自然而然的爆炸開來，正如俗語所說：「烏蠅咬馬尾，一拍兩散」無補於事的。但